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八

漢河東高誘注

西吳溫博茅一桂訂

人間訓

人間之事吉凶之中微得失之端反存亡之幾也故曰人間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智所為行智所之事智所秉動智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輦志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



之天下而不窳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已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也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蛭蹟蹟也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倦劇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俞跗黃帝時醫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

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爲鄰非

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

慮揣度揣商量也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

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

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

知所爲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

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

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

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



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

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

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邲邲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

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

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學石而名醜寢丘

今汝南固始地前有荆人鬼好鬼越人機機祥人

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

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

爵祿唯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

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

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繼繼屈也威服四方而無所

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克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

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

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樂書

中行偃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

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

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



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  
 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  
 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  
 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掘藏謂發冢得  
 伏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  
 地而擒於晉陽張武智伯臣也擒於晉陽爲趙襄子所殺申叔時教莊  
 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時楚大夫莊王滅陳已乃復之孔子  
 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  
 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

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  
 虎爲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  
 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劔而伯頤伯  
 也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不窮言深遠也我將出子  
 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劔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  
 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袂薄腋袂袂也出之者怨  
 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  
 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  
 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

淮南子卷之八



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

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晉人晉厲公也恭王

傷而休晉人射恭王中目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

酒而進之豎小使也陽穀其名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

不能絕於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

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

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不穀不祿也人君謙以自稱也

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

而不率吾眾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

之斬司馬子反為僂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

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

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溫而強之食病暍而

飲之寒此眾人之所以為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為

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

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眾人先合而後忤

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

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

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樂羊文侯



將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  
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爲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  
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  
已爲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  
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爲魏文侯大開地有  
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  
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麇孟孫魯大夫使秦西  
巴持歸烹之麇母隨之而號秦西巴弗忍縱而予  
之孟孫歸求麇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號臣

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  
以爲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傅  
何也孟孫曰夫一麇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  
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  
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商君爲秦伐魏  
敗魏公子卬而  
殺之後有罪走  
魏魏人不入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  
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  
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  
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爲諸侯先受



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為之柰何任登  
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植  
言踈耳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  
而聽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  
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  
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  
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為人所  
奪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  
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

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  
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  
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  
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荀息晉大夫還反伐虞又  
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  
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日月星  
辰山川也禘嘗祭宗  
廟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  
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  
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



脩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  
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葬教以君臣之義父子  
之親夫妻之辯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足后  
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  
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三后謂夏殷周有陰德也周室衰  
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  
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已趙  
始皇生於趙故名趙政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  
李斯爲秦相趙高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  
諧之二世車裂之

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

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

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先生凡先生者也以饗鬼神白犢純色可以爲犧

也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

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

今又復問之柰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

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

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

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



宋圍其城楚莊王時圍宋九月也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視復明也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為福乎居

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絃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魍或曰高陽魍宋大夫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魍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為室其始成均口然善也均高而後果敗



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

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靖郭君齊威王子也封於薛賓客

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為賓通言齊人

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郭君

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與因稱曰海大魚則

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

為熙熙戲也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為寡人

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而

失水則螻螳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

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至不城薛此所謂

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

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

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

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三國韓魏趙也括

子以報於牛子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而

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

往牛子以為善括子出無害子入三子皆齊臣牛子以

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

淮南子卷之九 人問言 九 列

郭上脫 靖字



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  
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  
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  
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  
存自此之後括子曰以䟽無害子曰以進故謀患  
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  
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  
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  
不能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

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  
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  
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  
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  
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爲柰何  
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  
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  
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愈  
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



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爲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爲貴智士臣請試潛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之君

說之曰臣聞之脣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爲之次矣不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



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爲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

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

西門

豹文侯

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

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

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穡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

甲鎧也括箭也

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

輦檣也

文侯曰罷之西門

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

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

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



扁為京封

解扁魏臣治東封者

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

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

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

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歛冬間無

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輓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

息也民以弊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

而可罪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

行穆伯攻鼓弗能下

中行穆伯晉大夫鼓北翟

魏聞倫曰鼓之

嗇夫聞倫知之

魏聞倫晉人也

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

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

得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

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

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

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

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

孟盟伯里奚子左傳

作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

蹇他弦高之黨

相與謀

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



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宰相與謀三率秦將

西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

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也

大破之殺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

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是敗

俗也賞一人敗國俗仁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

義者弗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

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人

之思發音哲短也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

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

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也欲大

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為

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

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牛之田田

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

以陳為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諸

侯聞之以王為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

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



淮南子卷之八  
人開言  
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爲智伯謀曰張武晉人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之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爲君廣地者也夫爲君崇德者霸爲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

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偷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



以爲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  
身死高粱之東頭爲飲器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此  
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  
脩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  
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荆平王  
費無忌楚臣復白也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  
近諸夏國在諸夏也而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  
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  
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

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傳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

於王側

伍子奢遺說於王之左側

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

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  
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  
曰爲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  
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  
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  
齊大夫也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  
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梁五味



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剡計夏日服絺紵出則乘  
車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  
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  
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  
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  
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  
食芻豢飯黍粢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  
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  
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

知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讐於齊者剗其腹而見  
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  
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  
讐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  
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  
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  
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  
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  
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



人之所以為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為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為遲者反為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為疾遲之為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捷剗索之離朱明目捷剗疾利搏善而弗能拾於物二人皆黃帝臣也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悅而後能得之忽悅黃帝臣也忽悅善亡之人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象也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爨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鼷穴一撲之所能塞也及至

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孟諸宋大澤雲臺高至雲也水決九江

而漸荆州雖起三軍之眾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

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浼汚也諸

御鞅復於簡公諸御鞅齊臣簡公齊君曰陳成常宰予二子

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

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

而弒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

邠氏鬪雞季氏邠氏皆魯大夫邠氏介其雞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而

季氏為之金距金距施金於距也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



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  
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時魯禱先君襄公六佾之舞庭

者凡二人也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义矣

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魯大夫子家駒曰

季氏之得衆三家爲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

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氏

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郈

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

始於雞足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

師大侵楚齊桓公與蔡姬乘舟姬蕩舟公懼止之公怒歸之蔡蔡人嫁之公伐楚至召陵

而勝也兩人構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

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鬪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

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楚大禍生而荆也

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

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蠹蚩走牛羊此

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

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

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骭脇使之

莊南鳥以解 八則 子



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  
皆霸王之佐也三謂狐偃趙襄胥姬臣遇之無禮必為國憂  
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  
社稷為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  
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  
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為謀且患禍之所由  
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  
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絀羅網雖曲為  
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

筵也且塘有萬穴

塘提也言隄之有萬穴也

塞其一魚遽無由

出室有百戶閉其一

盜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

隙劔之折必有齧

齧缺也

聖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

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

子朱子國皆楚大夫令尹

子國啜羹而執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

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

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

尹而笞之三百

郎尹主郎官之尹也

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

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箴之則靡而無



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

翼揮獵獵六翮之末也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

霄赤霄飛也翱翔乎忽荒之上徜徉乎虹蜺之間雖

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

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撻裳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

驚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

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

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

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

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

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

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

道丘弗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

牛缺隱士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拖奪也

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

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刃而志不動何也秦

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揜形也聖人

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



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  
以我為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  
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  
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  
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為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  
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  
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為之適足以敗之  
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  
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

翁子

蒙公蒙恬楊翁子亦秦將

將築脩城西屬流沙

起隴西北臨洮縣

擊遼水

遼水遼東

東結朝鮮

朝鮮樂浪

中國內郡輓車而餉

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

翡翠赤雀翠青雀圓者為珠穎者

為

乃使尉屠睢

尉屠睢秦將

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

塞鐔城之嶺

鐔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

一軍守九嶷之塞

九嶷在零

陵一軍處番禺之都

番禺南海

一軍守南野之界

南野在豫

章一軍結餘干之水

餘干在豫章

三年不解甲弛弩使

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

監祿秦將鑿通湘水

離水以與越人戰殺西嘔

歐

君譯吁宋

西嘔越人譯吁宋西



嘔君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  
名也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  
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  
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  
子不得脩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考成羸弱服  
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箕會以箕於衢會歛病者不得養死  
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  
卷而至於戲戲地名在新豐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  
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  
以備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

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

高木而巢扶枝

扶旁也

大人過之則探殼嬰兒過之

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鳥

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

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

宅不祥

西益宅築舊居之西更以為田宅

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

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

姓名

曰吾欲益宅而史

以為不祥子以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

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



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  
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  
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  
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  
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兒說宋大夫也非能閉結而  
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  
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禮而不行或解構妄  
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  
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

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

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

乃使馬圉往說之圉養馬者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

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

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

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柶夫歌采菱發陽

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陽局鄙歌曲也非歌者

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暢申也連環不解物之

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



庶之所高也。爲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王孫厲曰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夫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此仁義而不知世

變者也。申菽

椒

杜蒞

皆香草也

美人之所懷服也。

及漸之於滫

滫，臭汁也。

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

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蓑笠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爲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



好儒而削代君爲墨而殘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爲之擒矣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官人得戟則以刈葵官人宦侍也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譎不受祿而誅狂譎東海之上人也耕田而食讓不受祿大公以爲飾虛亂民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

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饑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好恭禮之人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斲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脩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



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饑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欵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田子方魏人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

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爲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知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昔湯出見四面張網者湯教去其三而祝曰欲上者上欲下者下無入吾



網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文王治靈臺得死人之骨夜夢

人呼而請葬於旦文王反葬以五大夫之禮武王蔭暘人於樾越下武

哀暘者之熱故蔭之於樾下樾下衆樹之虛也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

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

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

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

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雩婁今廬江是也莊王

知其可以為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辯次第也

擊劇次第罷勞之賞各有齊等也或曰子發辯擊之勞佚齊子發築設勞佚之節是以楚知可為兵

齊同也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

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

而已矣今萬人調鍾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

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

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

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

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衛君衛侯輒也吳王

夫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

之魯君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



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  
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  
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  
而不能爲柰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  
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  
患在所由之道歛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  
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  
柰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  
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

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  
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  
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  
也諸侯皆以爲著龜兆以上朝吳以吉凶也今朝於吳而不  
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  
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  
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  
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公宣子魯大夫室大衆與  
人處則諱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



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  
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  
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昭穆先  
君之宗  
廟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  
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爲室誠矣公宣子  
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  
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條魚者非江河魚不  
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  
擲屑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柰

何有人無柰何

言物皆可術而治也事有鉛之與  
人材所不及無柰之何也

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

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

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

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鳶

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

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

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

者射朋張中反兩

射朋張上棋中  
之以一反兩也

而笑飛鳶適墮



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審樂之日  
 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  
 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務勢也請與公  
 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  
 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楚大夫石乞白  
 公之黨曰白公勝將為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  
 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楗之固大斗  
 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  
 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為亂殺令尹子

椒司馬子期子椒子期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

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  
 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  
 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

廬追者至蹠蹠足也足而怒蹠足也曰子發視決吾罪

而被吾刑怨之憐於骨髓憐痛也使我得其肉而食

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為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  
 此所謂若然而不若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



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為臣妻為妾奉四  
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  
為蔽而戰為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  
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此四策者  
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  
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  
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  
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  
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

目植睹

植睹枉尾也

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

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  
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  
故不可不察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八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九

漢河東高誘注

西吳溫博茅一桂訂

脩務訓

務脩

脩勉務趨聖人趨時冠敝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

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

或人以爲先爲術如此乃可謂爲得道之法也

吾以爲不然嘗試問之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

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以五聖觀之則莫得

無爲明矣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蠶

和



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沃民西方之國黑齒故曰幽都今鴈門以北是交趾南方之國陰氣所聚裔不覩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導撫之以仁義也放謹堯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放棄也謹堯堯佞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緡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三危西極之山名一曰放三苗國民於三危也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

山羽山東極之山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

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三苗之國在彭蠡舜時不服故往征之舜死蒼梧葬於九嶷禹沐浴靈

淫山在蒼梧馮乘縣東北零陵之南雨櫛節扶風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以久雨為沐浴扶風疾風以疾風為櫛櫛也

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龍門本有水門鱗魚遊其中上行得上過者便

為龍故曰龍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伊闕山名脩禹開載山體令伊水得北過入維水故言闕也脩

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乘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

百國脩治也彭蠡澤名在豫章彭澤縣西防隄也四載山行用蓐水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

絕隨循也棊石刊識之四海之內凡湯風興夜寐

萬國禹定千八百國是禹之所為也

未詳



以致聰明輕賦薄歛以寬民氓

早起夜寐以思萬事能得其精故曰

以致聰明寬猶富也野民曰氓

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

養孤孀

幼無父曰孤孀寡婦也

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

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

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

巢譙責也讓夏桀之罪過也歷山蓋歷陽之山是湯為之也

此五聖者天下之

盛主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懈

懈墮也奉一

爵酒不知於色

言其輕也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

重也又况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

亦遠也

遠猶多也且夫聖人者不耻身之賤而愧道之

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為水

以身解於陽眇之河

為治水解禱以身為質陽眇河在秦地

湯旱以

身禱於桑山之林

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

聖人憂民如此

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

悖繆也

且古之立帝

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

身也

逸安也

為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

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

齊之

齊等也

為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

三公九卿以輔翼之

輔正也翼佐也

絕國殊俗僻遠幽間



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絕遠殊異能猶

及也立置以為遠國君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

國無遺利言官無隱病失職之事所以衣寒食饑

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

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伯里奚轉鬻

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黔言其突竈不至於黑坐

席不至於溫歷行諸國汲汲於行道也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

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

除萬民之害聖人蓋謂禹稷不以山為高不以河為廣言必踰渡之事治也蓋聞

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黹黑禹胼胝由此觀

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

庶人四服肢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

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

東流人必事而通之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

穀得遂長遂成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鯨禹之功

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

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

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曲故巧政事而



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不名有其功也非謂其感而不應

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已而

背自然故謂之有為火不可以熯井淮不可以灌山而以用之非其道故謂之

也有為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輻山之用

藁夏瀆而冬陂因高為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

為之此皆因其宜用之故曰非吾所謂為言無為聖人之從事也殊體

而合于理殊異也體行也理道也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

危定傾若一志不忘于欲利人何以明之昔者楚

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墨子名翟宋大夫悼傷也自魯趨而十

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

楚王郢楚都今南郡江陵北里郢是也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

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忘其苦衆勞民頓兵剡銳

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

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

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

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公輸魯般號時在楚

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械器設施也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

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

械



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入猶下也於是乃偃兵

輟不攻宋輟止也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

閭而軾之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為閭軾伏軾也其僕曰君何為軾文

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

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

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施行也寡人敢勿

軾乎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段干木富于義

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

已易寡人不為使干木之已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為之也吾曰悠悠

于影影形也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

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庾秦大夫也或作唐其君禮之天下

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

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跌蹠而趨千里

以存楚宋跌疾行也蹠趨走也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

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

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同歸謂歸於存國也今夫救火者

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瓴或以盆盂其方員銳楯安

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訶



也異轉而皆樂轉音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

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夷八類夫哥者樂之徵也哭者悲

之效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感夫聖

人之心日夜不忘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効亦

大矣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人性各

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鵠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

益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鵠者駁也猶人馬之為

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

類矣言人自為人馬自為馬不相類也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

揚蹠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五尺以下為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翹舉也

制禁也齧劾咋翟足以嗜雜肌碎骨蹶蹠足以破廬

陷匈作齧也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圉養馬官擾順也

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壑弗敢辭故其

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龔

蟲也蟲喻無知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

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為義帽憑盈滿

積思之貌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

也沉醜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



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曼頰皓齒形夸誇

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

細理也夸弱也佳好也性猶卷權腴葵哆夸嚙靡

籛瞿蔕除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嫫模母

此靡惟虺也籛蔕偃也戚施僂也皆醜貌嫫母此

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

嫫母此教訓之所喻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弑

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眾也儒有

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

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

穀不食以一躓之難輟足不行惑也今日良馬不

待冊鋟而行駑馬雖兩鋟之不能進為此不用冊

鋟而御則愚矣為良馬能自走不復用垂得夫怯

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

捲一擣則摺浙脇傷幹武士也楚人謂為此棄干

將鏌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為言者齊於眾而同

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頂極高底

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夫橘柚冬生而人



曰冬死死者衆齊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江河

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

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為

本歲星在寅日攝提鎮星中央土星鎮四方故曰

也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駮駮念戾惡理不通

音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諛諛輕利急亦以多

之諛同也諛音抄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同

而公正無私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

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面八彩鬚

顙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

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一言而萬民齊言

洞達聖道也無私無所愛憎也言能知人作事成法

齊無倦舜二瞳子是謂重明舉十六相作事成法

出言成章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穴也大

物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

所歸百姓所親臯陶馬喙是謂至信喙若馬口出

信曰至決獄明白察於人情禹生於石禹母脩已感

胸而契生於卵契母有娥氏之女簡翟也史皇產

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羿左臂脩而善

射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



聖之天奉也奉助四俊之才難才千人欲棄學而循

性。是謂猶釋船而欲蹙水也。也。蹙履夫純鈎魚腸劍

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純鈎利劍名

辟若魚腸者良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剗則水斷龍

舟龍舟大陸剗團犀甲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

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毫可得而

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

過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短缺脩長也明

所不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何以知其

然夫宋畫吳治刻刑鏤法亂脩曲出宋人之畫吳

刑法亂理之文脩飾其爲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

蔡之幼女衛之稚質稚質少梱闔纂組雜奇彩抑

黑質揚赤文捆叩核纂織組邪文如今禹湯之智

不能逮言不能及二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

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

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蛟行蟻動之蟲喜

而合怒而鬪攫搏也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

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筋骨



雖疆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

也各有其自然之勢勢力也無稟受於外無有學問於

外以益其思也故力竭功沮沮竭盡也夫鴈順風以愛氣力

銜蘆而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矰弋弋

翼也蝘知為蛭獲歡貉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

芄仇芎梢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防

也景以蔽日也蔽擁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

所利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僻遠陋也長於窮櫪櫪

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

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而不出門專室小室

也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

書容成造曆容成黃帝臣造作曆知日月星辰之行度胡曹為衣易曰黃帝

垂衣裳胡曹亦黃帝臣也后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為車傳曰奚仲

為夏車正封於薛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

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

其知貴其所欲達達通也遂為天下備備猶用也今使六

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猶知也言人各有所不能萬物

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奄蓋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

淮南子卷之四



賢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

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施設續也由此

觀之學不可已明矣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

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微攬句援標標拂手

若菴滅蒙不失一弦參彈撫弦復微上下手也攬

疾也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攬掇之捷猶不

能屈伸其指攬掇黃帝時捷疾者也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

故弓待檄敬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檄矯弓

也礪石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礪諸之功木

直中繩揉以為輪其曲中規隱括之力唐碧堅忍

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皆堅鑽之物又况心

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推

猶轉易也雲蒸風行在所設施君子有能精揉摩監砥

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

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遙仿佯於塵埃之外超然獨

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閑

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

日以自娛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援猶籌策得



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末究

事之情窮盡也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是善也非惡也死有

遺業生有榮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

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偷薄慢易也不暇日不學也

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心向義也沃地之民多

不才者饒也饒逸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

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

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

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積志委正以

趣明師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不羣於眾也何以明之昔

者南策疇耻聖道之獨亡於已身淬翠霜露軟朔

躑躅決跋涉山川冒蒙荆棘淬浴軟猶箸也躑躅履

跋涉故觸犯荆棘南姓策疇字魯人百舍重躑進不敢休息百里一

生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冷鈍聞條達曉明

了也鈍聞猶鈍也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丈夫七日不食則斃故以

牲具曰太牢達通也畧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達畧天地

猶數也見稱譽世傳相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

語至今不止



王戰於栢舉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疆

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

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决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

死言入吳不旋踵因軌而死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

血不過一卒之才在車曰士步曰卒不如約身卑辭求救

於諸侯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子能

覆之我必與之及昭王敗於栢舉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於是乃羸糧跣走

跋涉谷行羸裹也一曰囊跣上峭山赴深谿游川

水峭山高深谿大壑遊渡也犯津關獵蒙籠蹙沙石蹠達膝

曾繭重眡七日七夜至於秦庭犯觸觸津關則捲

葛藟所蒙籠言非人所由履僵蹠足達穿也幽通賦曰申重繭以存荆是也鶴時致而

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梅黑鶴時時立

不食黧黑其面色涕液交集以見秦王曰吳為封

豨脩蛇蚕食上國豨皆大也豨蛇喻雷始於楚封脩皆大也豨蛇喻

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越遠

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遑暇啓跪使下臣

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秦大

車鍼虎傳曰率車五百乘以救楚凡三萬踰塞而

七千五百人此曰千乘步卒七萬不合也



東塞函谷一曰武關塞也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

國濁水蓋江水傳曰敗吳于公壻之谿公壻之谿楚地烈藏廟堂著於憲法

此功之可彊成者也烈功憲法也夫七尺之形心致憂

愁勞苦膚知痛疾寒暑人情一也聖人知時之難

得務可趣也苦身勞形焦心怖情肝不避煩難不

違危殆蓋聞子發之戰子發楚威王之將進如激矢合如

雷電解如風雨真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

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

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名武中寧國之名墮廢也此

自強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強困倉不盈強力也

官御不厲心意不精精專也將相不強功烈不成侯

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絲載馳

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通於物者不

可驚以怪通達也言怪物不能驚也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喻

也非常察於辭者不可耀以名耀眩也名虛實之名審於形

者不可遜以狀遜敗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

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說言也

為二聖所作乃能入其說於人人乃用之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



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

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夫無規矩

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

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弦破琴知世莫賞

也鍾官氏子通稱期名也達於音律伯牙楚人也惠

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惠施宋人仕於

梁為惠王相莊子名周宋蒙縣人作書三十三篇為道家之言夫項託七歲為孔

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閭丈人說

救敲不給何道之能明也問里也敲橫也丈人長老之稱年少為之說事

老人敲其頭自救不暇何能明道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

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

以取少主謝姓也子通稱唐姑梁秦大夫言謝子辯士也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少

主謝子之君一曰謂惠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

復見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易革也

夫以徵為羽非絃之罪罪在聽也以甘為苦非味之過

過在嘗也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為狗羹也而甘

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此未始知

味者也喻以惠王初說謝子唐邯鄲師有出新曲姑梁間之因藏怒也



者託之李奇師樂師出猶作也李奇古之名倡也諸人皆爭學之後

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

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為

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

貴是而同今古符驗驗者有明也是實也言中心能明實是者則貴之古今一也故

也曰同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言無

明驗無以聽人說之是否但見其言遠古之事便珍貴之耳近世之事有可貴者亦有不貴之也

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今劍或絕側羸

文齧缺卷鉏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絕無

側羸無文齧齒卷鉏鈍弊無刃託之為琴或撥刺

枉橈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撥刺

不正也枉橈曲弱也闊解壞漏也越音聲散也託之為楚莊王琴則側室之寵人爭鼓之也側室或

作廟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剗兕甲

莫之服帶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刀雖有利用無所稱託故無人服帶也

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隅脩營唐牙莫之鼓

也伐山桐以為琴澗澗之梓以為腹言其鳴通人也音聲有廉隅脩營音清涼聲和調唐猶堂

則不然腹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墨

莫邪美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驕騮綠耳鼓

劍名



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濫脇音不和號

鐘高聲非耳所及也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畧物而不期於洪

範商頌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辯辨別清濁

之於耳聽清商也濁宮也衆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

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自不識父

之顏心不哀也故夫孿杏子之相似者唯其毋能知之獨

也別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

聖人能論之微妙論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

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

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

作書以喻意以為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

也今傳代之事以為知者施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

今易意玄水也鑑鏡也皆以自見能攄書明指以

示之攄舒也指書也雖闔棺亦不恨矣朝聞道夕死可昔

晉平公令官烹鍾鍾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鍾音不

調平公晉悼公之子彪師曠識音故知其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

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而汝師曠曰使後世

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調故師



曠之欲善調鍾也以為後之有知音者也喻上句作書為

知音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我謂作彼獨

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

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彼謂三代五伯并

立節我謂誕謾倨傲也今夫毛嫱西施天下之美

人若使人銜腐鼠蒙蝟胃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

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使

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統笄婦人

瑱也阿細穀錫細布統素齊所出

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雜芝若

籠蒙目視雜佩芝若香草籠蒙冶由笑目流眄治

笑巧笑流眄眄眄也口曾撓竒牙出齶業齶付擗則

也詩云美目盼兮口曾撓竒牙出齶業齶付擗則

王公大人有志嚴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探憚豫癢

心而悅其色矣憚憚貪欲也今以中人之才蒙患

惑之智被汗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

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鼓舞或作鄭舞

王之幸姬善誦攻舞因名繞身若環車輪曾撓摩

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曾撓摩地鼓車平解扶便



媚擬神擬象也身若秋葯被風葯白芷香草也髮若

結旌屈而復舒也騁馳若鶩馳騁言其疾也木熙者舉梧檟據

句枉熙戲也舉援也梧檟梓皆大木句枉曲枝見枉或作掘也蟻自縱好茂

葉言舞者若蟻不復踐地好上茂木之枝葉龍夭矯燕枝拘言續蘊若

拘言其著樹援豐條舞扶踈木舞扶踈繫踈貌以龍

從鳥集搏援攫肆其巧蔑蒙踊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

躍明其疾也彼乃始徐行徵笑被衣修擢

微妙危險皆為之損彼乃始徐行徵笑被衣修擢

彼舞者更復徐行夫鼓舞者非柔縱其人

倡衣修擢舞為後曲也夫鼓舞者非柔縱其人

生自柔弱屈而木熙者非眇勁

句委縱也眇絕也言其非能

也淹浸漬漸靡使然也之柔縱眇勁靡教化使之

然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脩砥礪礪監

莫見其損有時而薄有時積時言非一藜藿之生

蟻蟻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棟榱榘豫章之生

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其大夫事有易成

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

後至美善也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

之謂也

生有鳥獸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九





